

济公全传
三



清·郭小亭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济公全传

(三)

(清)郭小亭 著

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

话说镇山豹田国本，听说知府来拜，立刻由里面出来迎接。到了大门外，一瞧，见许多的官人跟随，知府坐着大轿。田国本来到轿前，说：“公祖大人驾到，草民田国本接待来迟，望乞大人恕罪。”知府张有德立刻吩咐轿子撤抬杆，去扶手，当时下轿。知府说：“久仰田员外大名，今幸得会，员外何必太谦。”田国本说：“大人请。”知府往里走，济公贴身随后跟。从众班头，都在二门外站住，济公与知府来到大厅。田国本说：“大人请坐。”知府坐下。田国本并不谦让，也坐下相陪，吩咐手下人献茶。田国本说：“今天大人驾临，有何贵干？”知府说：“本府久闻员外大名，特来拜访，藉此畅谈。”说着话，济公站在知府身后，身上往隔扇上一靠，二目一闭，好似要睡。田国本一瞧说：“大人尊管家，必是熬了夜，身体困倦，何妨到外面歇歇去。”济公借他这句话，一睁眼往外就走，知府也并不拦。

和尚出了大厅，直奔花园。来到花园角门，探头往里一看，见花园齐整，暖阁凉亭，楼台小树，正北是三间花厅，乾坤盗鼠华云龙，站在花厅门首，正往角门这边看。贼人原本在花厅里，摆了一桌酒，自己也喝不下去，终然贼人胆虚，心中盘算：“知府无故来拜，其中必有隐情。”自己一想：“莫非前来

拿我？”心中实属不安。站起身出了花厅，往外探头瞧见济公是跟班的打扮，又洗了脸，华云龙认不出来，点首叫济公，华云龙要问问知府带多少人，做什么来了。华云龙直叫：“二爷，这里来。”济公也不言语。华云龙一想，这个跟班的，不是聋子，定是哑子，赌气也不叫了。进了花厅，济公随着，来到花厅门首，用两手把门一植，说：“华云龙，你这可跑不了了。”华云龙一听，是济公的口音。喊人吓的亡魂皆冒，华云龙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为什么拿我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倒不打算拿你。我要拿你，在小月屯马静的夹壁墙也把你拿了。再不然，蓬莱观陆通攢住你腿的，我也就拿住你了。”华云龙一想：“是呀，这为什么拿我呢？”和尚说：“田国本到知府衙门去送信，叫我拿你来。”华云龙一听说：“好。田国本狗娘养的，真是人面兽心。”和尚说：“你就认了命罢。”即用手一指，已把华云龙用定神法定住。

和尚转身出来，来到二门，把柴元禄、杜振英叫进去，来到花园，和尚说：“这是华云龙，就拿住了，你们去锁罢。”柴、杜二人喜出望外，来到花厅一瞧，果然不错，这才抖铁链把淫贼锁上。和尚一伸手，由华云龙兜囊，把奇巧玲球透体白玉镯、十三挂嵌宝垂珠凤冠掏出来交给梁元禄。和尚说：“带着走，拿田国本去。”

书中交代：田国本原本是西川坐地分赃的大贼头。他自己因为金银也存足了，手下绿林人，在外面做的案也多了，田国本恐怕一人犯案，牵连大众，自己携眷逃至曲州府。手里有银钱，就在那买房落户，同邱成、杨庆三个人，在这里隐遁。先前倒是循规蹈矩。后来皆因秦丞相的兄弟花花太岁王胜仙来到曲州府取租钱，在曲州府打了公馆。田国本去拜王胜仙，打算要走王胜仙的门子，着王胜仙喜爱什么。见王胜仙古玩字画金

珠一概不爱，就是喜爱美女，除爱美女，别无所好，田国本一想，定了一个美女胭脂计。他花了三千银子，买了一个歌妓，长得十分美貌，名叫玉兰。田国本就把玉兰叫到跟前，说：“玉兰，我打算拿你走个门子，把你给秦丞相的兄弟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玉兰说：“员外有什么话只管吩咐。”田国本说：“我明天请王胜仙来吃饭。你打扮淡妆素服，故意到厅房去，作为找我。叫王胜仙看见你，他要问我，我就说你是我妹子，在家守寡。他要愿意，我把你聘给他，你也可以享荣华，受富贵，比跟我胜强百倍，我也得一门好亲戚。”玉兰点头。

次日田国本就把王胜仙请来吃饭。正在厅房喝酒谈话，玉兰打扮好了，来到厅房门首说：“员外在屋里没有？”说着话，一掀帘子，故意说：“哟，这婆子丫环真可恨，这屋里有生客坐着，也不告诉我。”说罢，斜膘杏眼，瞧了三胜仙两眼，放下帘子回归后面。王胜仙瞧的眼都直了，这才问：“田员外，这是你什么人？”田国本故意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是我的小妹。她出阁不到一个月，丈夫死了。现在就在我家住着，倒是我一块病。”王胜仙说：“员外何不再给找个人家另聘呢？”田国本说：“没有合适的主，我也不肯给。”王胜仙也没肯再往下说。吃完了饭，告辞，自己回了公馆。王胜仙就对众家人说：“我自生人以来，没见过这样的美女，就是田国本他的个妹子，实在貌比西施。”旁边有家人王怀忠说：“太岁爷，我去跟田员外说去，就提你老人家续弦，大概他也愿意给。”王胜仙说：“好。你若能给我说要了，我给你二百两银子。”王怀忠说：“就是罢。”立刻到田国本家，一见田国本，提说王胜仙求亲之事。田国本正愿意，就把玉兰给了王胜仙。过门之后，田国本从此倚仗跟秦相的兄弟结了亲，在本地无所不为，结交官长，走动衙门，包揽词讼。前任知府是清官，不合他的意，他

给王胜仙一封信，王胜仙一见秦相，秦相奏折子，把知府调开。这个知府张有德，又不合他的心，又给王胜仙一封信，王胜仙又一见秦丞相，秦丞相就问：“你怎么个亲戚，皇上家的命官，都不合他的意？焉能由他调遣。”王胜仙碰了秦丞相的钉子，就给田国本写回信，命他查知府的劣迹，再参他。

田国本前次捏报盗劫，这次又派邱成送人头，打算要把知府毁了。焉想到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贼人也是恶贯满盈，今天正在厅房陪知府谈话，见柴、杜二位班头，锁着华云龙，同济公来到厅房。田国本一见，勃然大怒。说：“什么人胆大，敢在我这里办案！”贼人站起身，意欲动手。济公手一指，把田国本定住。刘春泰赶进来一抖铁链，把贼人领上。鹞子眼邱成、金翅雕杨庆听见一乱，蹿出来拉刀要拒捕，也被济公用定神法定住，一并锁上。知府吩咐打道回衙，立刻押解贼人，一同回到衙门。老爷升堂，吩咐将放告牌搭出去，少时就有二十多人，皆来告田国本。也有告他霸占房产的，也有告他抢夺妇女的，也有告他因帐目折算田地的，种种不一。这个时节，安西县曾大老爷，派人来请济公，到衙门去喝酒。和尚去后，知府讯问了众贼的口供，暂为看押起来。候济公回来，再解了走。这曲州府街市上，吵嚷动了，都知道灵隐寺济公拿了华云龙、田国本、二大爷、三太爷。

这一吵嚷不要紧，惊动了江洋大盗，一个叫追云燕子姚殿光，一个叫过度流星雷天化。这两个贼人，乃是玉山县三十六友之内的，正在曲州府这里住着，听说华云龙被济颠和尚拿到知府衙门，姚殿光说：“雷贤弟，咱们跟华云龙金兰之好，不知道便罢，既知道，你我不能不管。咱们或是劫牢反狱，或是把济颠和尚杀了，给华二弟报仇，总得设法把华云龙救出来。”雷天化说：“兄长言之有理。你我到外面探访探访去。”两

个人由店里出来，在街市闲游，天光已然点灯，只见由对面两个从人，搀着一个穷和尚。从人说：“师父，你是喝醉了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醉。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公和尚，有不服的，只管来对我。”姚殿光一听是济颠和尚，贼人要伸手拉刀，替华云龙报仇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二回

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

话说济公由知县衙门吃完了酒饭出来，两个人搀着，正遇见两个贼人。和尚自言自语说：“我就是拿华云龙的济颠。”姚殿光一听，意欲拉刀过去动手。自己又一回思：“先别莽撞。华云龙既被和尚拿住，和尚必然能为不小，我二人明过去，未必是和尚的对手。莫如暗中瞧和尚住在哪里，晚上去行刺，叫他明抢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贼人这是心里的话。和尚嘴里就说：“对。瞧准了我和尚，我今天住府衙门西跨院内，要不服就去找我去。”两个贼人一想：“真怪，我们心里的事，和尚给说出来，这个和尚许有点来历。”暗中跟着，见和尚进了府署。

姚殿光、雷天化探明道路，二人回店。到店中吃喝完毕，候有二鼓以后，把夜行衣换好，由店中蹿房越脊，来到衙门。找到西院一瞧，屋中有灯光，两个人一看，和尚躺在床上睡了。姚殿光说：“你巡风，我进去杀他。”雷天化点头。姚殿光刚要掀帘子进去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，说：“好东西，你往哪里走！”贼人吓的拔头就跑，和尚随后就追。这两个人跑出府衙门，和尚追出府衙门。这两个人直跑了半夜，和尚追了半夜。天光亮了，两个人跑出了城，好容易瞧后面没人追了。眼前一个树林子，靠左山坡，两个人要歇息歇息，刚一到树林子，和

尚说：“才来。”吓的两个贼人就要跑。和尚用手一指，把两个人定住。和尚说：“我也不打你们，我也不骂你们。我拘蝎子把你们咬死。”

正说着话，只听山坡一声“无量佛”。和尚一看，来了一个老道。头戴如意道冠，身穿蓝缎道袍，腰系丝缘，白袜云鞋，助下佩着宝剑，画如童子一般。

书中交代：这个老道，乃是铁牛岭避修观的。姓格，名道缘，外号人称神童子。他师父叫广法真人沈妙亮，乃是万松山云霞观紫霞真人李涵陵的徒弟，褚道缘是李涵陵的徒孙。他在避修现出家，每逢早晨起来，他要在外闲游，借天地之正气，能精神倍长。今日闲游来至此地，姚殿光、雷天化一瞧，赶紧就嚷：“道爷救人。”褚道绿抬头一看说：“我为什么救你们，你们是哪的？”姚殿光说：“我二人是玉山县的人。因为我们有个拜弟兄，被这个和尚拿了，我二人要替朋友报仇，没想到被和尚把我们制住，要拘蝎子咬我们。道爷救命罢。”褚道缘一听说：“你二人既是玉山县的人，有一个夜行鬼小昆仑郭顺，你们可认识？”姚殿光说：“那不是外人，郭顺我们是拜兄弟。”褚道绿一听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和尚是谁？”姚殿光说：“是济颠。”格道缘一听，呵了一声。说：“原来是济颠僧！我山人找他，如同钻木取火，正要拿他，这倒巧了。我风闻济额和尚在常山县捉拿孟清元，雷击华清风，火烧张妙兴，害死姜天瑞，屡次跟三清教为仇。我正要拿济额给三清教报仇，今天颠僧你可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杂毛老道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格道绿说：“好济颠，你若知道祖师爷利害，跪倒叫我三声祖师爷，我饶恕你不死。”和尚说：“好老道，你跪倒给我磕头，叫我三声祖宗爷，我也不能饶你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，拉宝剑照和尚劈头就砍。和尚一闪身，滴溜转在老道身后，托了老道

一把，老道回头摆宝剑，照和尚就扎，和尚围着老道直转，拧一把、捏一把、拘一把、捕一把，老道真急了，说：“好颠僧，真乃大胆，待山人用法宝取你。”伸手由兜囊掏出一个扣仙钟。这宗法宝，是他师父给他的，勿论什立妖精扣上，就得现原形。老道往空中一签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钟能大能小，往下一落，眼瞧把和尚扣在底下。

褚道缘一看说：“我打算济颠有多大能为，原来是一个凡夫俗子。”过去要救姚殿光、雷天化。就听身后有人说：“老道，你敢多管闲事。”老道回头一看，是和尚。老道暗说：“好颠僧，我把他扣在钟下，怎么会出来了！”老道立刻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来。说：“和尚，我叫你知道我的利害。”和尚一瞧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格道爷，你饶了我罢。”褚道缘说：“和尚你无故欺负三清教，我焉能饶你！”说着话把捆仙绳一抖，和尚没躲开，竟把和尚捆上了。这个捆仙绳，也是无论什么妖精捆上，就现了原形。褚道缘见把和尚捆上，老道哈哈一笑说：“和尚，你叫我三声祖师爷，我放你逃走。如其不然，我当时把你捺到山洞里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叫你三声孙子。”老道一听，气往上撞。当时夹起和尚，往山洞一捺。和尚一把揪住老道的大领，“吡喇”一下，竟把蓝缎道袍撕下一半去。和尚落在万丈深山洞之内。

老道见和尚掉下去，自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师父叫我不无故害人，今天我作了孽了。”自己愣了半天，大概和尚掉下去已死，不能复生，老道这才过来，把姚殿光、雷天化救了。老道说：“我已把和尚捺在山涧摔死，你两个人去罢。”姚殿光二人谢过老道，竟自去了。老道一想：“不必回庙去吃饭，我就在眼前镇店上找个酒铺，要一壶酒，要一个溜丸子，要半斤饼，一碗木樨汤，就得了。”想罢进了村口，只见路西是酒

铺，酒铺门口，站着伙计，冲老道一指说：“来了。”老道回头，瞧后面并没人，老道也不知伙计说谁呢。自己来到酒铺，找一张桌子坐下，伙计追：“道爷来了。”褚道缘说：“来了。”伙计也并不问老道要什么菜，擦抹桌案，拿过一壶酒来，一碟溜丸子，一碗木樨汤，半斤饼。老道一想：“怪呀，真是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”老道说：“伙计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吃这个？”伙计说：“那是知道。”老道说：“罢了，你们这买卖要发财。”少时吃喝完了，伙计一算帐，三吊二百八。老道说：“溜丸子卖多少钱？”伙计说：“二百四。”老道说：“怎么算三吊二百八呢？”伙计说：“你吃了四百八，你师老爷吃两吊八，叫你给算一处。”老道说：“谁是我师老爷？在哪里？”伙计说：“是个穷和尚，走了，吃两吊八。不然，我们也不能叫他走，他给留下半件蓝缎道相，还有一根丝绦绿。他说，教你给钱，把缎子丝绦给你。”老道气得瞪着眼说：“你满口胡说。他是和尚，我是老道，他怎么是我师老爷！”伙计说：“方才和尚说，你当老道当烦了。要当和尚，认他做师爷爷。他教你赶紧追，晚了他就不要了。你要不认两吊八百钱，我们留这丝绦和缎子，也可卖出钱来。”老道有心不要，又怕配去颜色不对，还得多花钱。老道无奈，把三吊二百八饭钱给了。出来，要追上和尚一死相拼。

老道正往前追，对面来了一个走路的，说：“道爷姓褚不是？”老道说：“是呀。”这人说：“方才我碰见一个和尚，他说是你师爷爷，叫我给你带信，叫你快去追，晚了他就不要你了。”老道说：“你满嘴放屁！是你师爷爷！”这人说：“老道你真不讲理，和尚叫我给你带信，我好意告诉你，你又怎么骂我呢。”老道也不还言，气得两眼发赤，就追和尚，追来追去，见眼前有井，有几个人在井台上打水。老道也渴了，要

喝点水。刚来到近前，老道说：“辛苦。赏我点水喝。”打水的人说：“道爷叫褚道缘么？”老道说：“不错。”这人说：“方才你师爷爷说了，留下话叫你少喝罢，怕你闹肚子。”老道说：“谁是我师爷？”这人说：“穷和尚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你师爷。”这人说：“老道你怎么出口伤人？你别喝了！”老道说：“不喝就不喝。”气得老道要疯，出门就跑。刚来到一个村头，老道正往前走，只见由村口里出来二十多人，一个个拧着眉毛，瞪着眼睛。老道也不留神，焉想到这些人过来，把老道围住，揪住就打，不容分说。

不知所因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

话说神童子褚道缘正往前追赶和尚，由村里出来二十多人，揪住老道就打。老道也不知所因何故。书中交代，济公跑到这个村里，有一个茶馆子，喝茶的人不少。和尚来到这里，说：“众位快救我！”大众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村外有一个老道，他在村外拿宝剑，要给村里下阵雾，他说，叫这村里都生病，非他治不好。他好讹化三千银子。我一劝他，他恼了。他道我坏他的事，拿宝剑要杀我。”大众一听说：“这还了得，咱们把老道拿住活埋了。”

众人这才跑出村来，一瞧果有一个老道，手拿宝剑，两眼发直。大众过来，揪住就打。褚道缘直嚷：“众位为什么打我？”众人说：“你来下阵雾，要害我们村里人，不打你等什么！”老道说：“谁说的？”众人说：“和尚说的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我跟和尚有仇，众位别听他的话。我是铁牛岭避修观的，我叫神童子褚道缘，我正要找和尚。他在哪里，咱们对对。”大众一同来到茶铺，一瞧和尚没了。众人说：“和尚哪去了？”内中有人说：“和尚到隔壁给田二爷瞧疯病去了。”老道一听，恨不得把和尚拿住千刀万剐，方出胸中之气。赶紧来到田宅门首。喊叫：“济颠僧快出来，山人跟你一死相拼！”

话说和尚原本在茶铺子坐着，众人去打老道，和尚说：

“我和尚指着瞧病为生，勿论什么疯症，我专能治。”房边就过来一个人，说：“大师父，我们田二爷疯了不是一天，见人就打，现在在后面空房锁着，你能治么？”和尚说：“我一治就好。”这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跟我来。”带着和尚，来到院内。和尚说：“疯子在哪里。”这人说：“在后院锁着。”和尚叫把钥匙拿来，和尚来到后面，把锁一开，疯子由里面跑出来，来到门首，老道正叫和尚，疯子出来揪住老道要打，把老道按捺下，又踢又打，打完了，撒了老道脖子上一泡尿，好容易，大众把疯子拉回去。和尚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块药，回头给他吃了就好。”和尚拿了点东西，由院中出来，只见大众正劝老道：“回去罢，他是个疯子，这有什么法。”老道猛一抬头，见和尚在那边站着直乐。老道一瞧，气冲肺腑，说：“好和尚，你往哪走！”和尚拨头就跑，老道随后就追。追出村口，一瞧和尚没了。

见眼前有三间土地庙，老道听后有脚步的声音，褚道缘绕到庙后一看，是一位老道。头戴鹅黄道冠，身穿鹅黄道袍，水袜云鞋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一部银髯，背后背着分光剑。褚道缘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师父广法真人沈妙亮。褚道缘赶紧跪倒磕头，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。”他师父不言语。褚道缘又磕头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。”越磕头越不言语。褚道缘也不知他师父因何瞪着眼不理他，正在纳闷，和尚由那边过来说：“褚道缘，你就是这样道行，一个鸡蛋窝，你就磕一百多头，明天给你个鸭蛋窝，叫你值二百头。”褚道缘听和尚一说，再一瞧，是一根苇子挑着一个鸡蛋窝。褚道缘气得颜色更变，伸手拉宝剑，和尚没有了。褚道缘愣了半天，见天色已晚，自己够奔三清观，他师叔李妙清的庙。

褚道缘来到庙内，李妙清说：“道缘从哪来？”褚道缘—

一背诉前情。李妙清一听说：“不要紧，明天我同你找济额去。”褚道缘坐着生气，也不言语。李妙清叫他吃饭，他也不吃，自己赌气睡了。次日李妙清尚未起来，格道缘由庙中就出来，要找和尚以死相拼。

出庙走来不远，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老道，头戴鹅黄道冠，身穿鹅黄道袍，背着分光剑。褚道缘一看，只当是和尚又是用鸭蛋窝耍笑他。焉想到这真是沈妙亮。原来沈妙亮自己化缘，化了一千银子修庙。自己立过誓：化缘的银子，自己要妄用，必遭天雷之报。现在他使了二百多银子，他恐怕应了誓，故要来找李妙清借银子，补这项亏空。今天驾着超脚风来见褚道缘来了。

沈妙亮正要问徒弟上哪去，见褚道缘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好鸭蛋窝，你打算我不认得你。”沈妙亮一瞧说：“褚道缘不是疯了么！”褚道缘拉出宝剑就砍。沈妙亮用手一指，把褚道缘定住说：“你这孽障，真是无故找死。”伸手拉出分光剑，要杀褚道缘。褚道缘这才明白，知道不是鸭蛋窝，真是师父到了。赶紧说：“师父先别杀我。我有下情。”沈妙亮说：“好孽障，你为什么叫我鸭蛋窝？趁此快说！”褚道缘当时把根本缘由，一诉前情，沈妙亮这才明白说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先跟我到你师叔庙里，少时有什么事再办。”褚道缘这才跟随沈妙亮，一同来到三清观。一见李妙清，沈妙亮说：“贤弟，你师侄跟济颠和尚为仇做对，受这样的欺辱，你既知道，你为何不解劝道缘，知之不闻？”李妙清说：“昨天他住在我这里，我今天早晨没起来，他就走了，没等我劝他，这也怨不上我来。”

正说话间，就听外面喊嚷：“沈妙亮、李妙清，快出来。”沈妙亮一听，只当是济颠和尚来了，一同来到外面。一看，见庙门首站定一人，头挽牛心发髻，身穿蓝布裤袄。沈妙亮刚

要问：“找谁。”这人把眼一瞪，用手一指。说：“好胆大沈妙亮！你化缘修庙，你对天发誓。不使这里的银子，今胆敢用二百余两，吾神特意请雷来击你。”沈妙亮一想：“我的事，别无二人知晓。”一听这话，吓的连忙跪倒说：“祖师爷，大发慈悲，弟子赶紧赔补。”李妙清也当是神灵显圣，赶紧跪倒说：“你老人家是哪位祖师爷？”这人“扑哧”一笑说：“李道爷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就是本村卖豆腐的老吴。”李妙清方才明白说：“老吴，你为何来装神仙。”老吴说：“我不是自己要来的，是有一个穷和尚，他花五百钱雇我来的。他教给我的话，叫我这样说。”

正说着话，猛抬头一看，见和尚来了。老吴说：“这不是和尚来了。”沈妙亮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丐僧，褴褛不堪。说：“这就是济颠和尚么？”褚道缘说：“不错。”沈妙亮说：“待我问他。”和尚来到近前，沈妙亮说：“颠僧，你为何这样欺我徒弟？着实可恼！你要说出情理来，我山人饶你不死。你要说不出理来，今天定然结果你的性命。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沈妙亮，你这厮好说大话。他也不知和尚老爷的厉害。”沈妙亮一听说：“颠僧，好生无礼。我先拿住你。”当时拉出分光剑，照定和尚就砍，和尚滴溜就躲开。真是身体灵便；围着老道乱转，拧一把、捏一把、掏一把、捅一把。老道真急了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见平地起了一阵旋风，变出两个沈妙亮来了，都是一样打扮。这个照和尚就砍，那个照和尚就扎。和尚说：“好东西，没搭窝就下了一个。”老道还是宝剑砍不着和尚。老道又一念咒，当时化出四个沈妙亮来，把和尚一围。和尚乱跑，围不住。老道四个变八个，八个变十六个，十六个化三十二个，俱是手拿宝剑。和尚一瞧说：“我可真急了。”当时就地抓了一把土，和尚就跑。沈妙亮收住验法，随后就追。

和尚转眼跑远了，进了一座村镇。路西有酒楼，和尚进了酒馆，上了楼。一看，楼上坐着一个老道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蓝缎子道袍，青护领相衬，白袜云靴，面如紫玉，粗眉大眼，花白胡须，洒满胸前。桌上搁着一个包裹，很规矩的样子，也是刚才来。这个老道，乃是戴家堡玄真观的，姓郑，名叫玄修。今天由此路过，要在这里吃饭。和尚一上楼，瞧见老道，和尚说：“道爷才来。”老道说：“是。大师父才来。”和尚说：“道爷，这边一处吃罢。”老道说：“请请。”和尚找了一张桌坐下，伙计过来擦抹桌案。罗汉爷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要在酒馆戏耍郑玄修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